

清清 仙河水

QING QING
XIAN HE SHUI

王新民◎编著

一部青春期男孩断代史

一幅久远的鄂西北乡土风情画

一段被浮华尘封但却永久珍藏在一些人

记忆深处的陈年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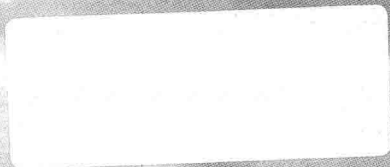
清 清

仙
河
水



QING QING
XIAN HE SHUI

王新民◎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清仙河水 / 王新民著. —武汉 : 崇文书局,
2013. 9

ISBN 978-7-5403-2820-7

I. ①清…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16762 号

清清仙河水

责任编辑：凌子京

出版发行：崇文书局

地 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20 层

发行热线：027—87293001 027—87392647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13

版 次：201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 数：300 千字

ISBN 978-7-5403-2820-7

定价：30.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293001 027—87392647 举报有奖)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题 记

也许你并不知道
这一条溪流
有多么妖娆
源源来天边
潺潺奔地角
清清仙河水
浪花也滔滔
……

也许你并不知道
这一座村庄
有多么渺小
野田掩柴扉
犬吠鸡鸣晓
朝朝伴日月
炊烟也袅袅
……

也许你并不知道
这一道山峰
有多么骄傲
风霜雪雨骤
屹立还俊俏
姑娘如山兰

男儿也勤劳

……

也许你并不知道

有一个地方

水长路途遥

春燕呢喃归

细雨柳丝绦

春华复秋实

桑麻还渔樵

……

只有我才会知道

古老的土地

淳朴的老乡

无猜的岁月

难忘的姑娘

常在睡梦里

向我把手招

……

第一章	上山下乡·····	1
第二章	鬼打架·····	6
第三章	广阔天地第一课·····	11
第四章	胜利百号·····	17
第五章	祸从口出·····	22
第六章	口没遮拦·····	27
第七章	直面死亡·····	32
第八章	北风吹海螺·····	36
第九章	男孩的秘密·····	41
第十章	酒醉聪明汉·····	47
第十一章	打成一片·····	51
第十二章	劳动人民·····	56
第十三章	香娃子·····	62
第十四章	强龙不压地头蛇·····	67
第十五章	祸不单行·····	71
第十六章	虎狼之争·····	75
第十七章	腼腆少年·····	81

第十八章	民间传说	85
第十九章	韶华无猜	89
第二十章	清清仙河水	94
第二十一章	借题发挥	99
第二十二章	政治任务	104
第二十三章	天地作证	109
第二十四章	宣传节目	114
第二十五章	拜你为师	119
第二十六章	突然袭击	124
第二十七章	有口难言尴尬事	128
第二十八章	革命的小团体	132
第二十九章	十五夜里大月亮	137
第三十章	偷冷饭	141
第三十一章	插秧酒	147
第三十二章	仙河闹鱼	152
第三十三章	失落的青桐子	157
第三十四章	分庭抗礼	162
第三十五章	矿石收音机	168
第三十六章	刺沟口的枪声	172
第三十七章	背时倒灶	178
第三十八章	我要读书	184
第三十九章	日子和儿子	189
第四十章	我在仙河边等你	196

第一章 上山下乡

解放牌大卡车上，王小满使出吃奶的劲儿奋力挣扎。假军帽叼在嘴里，黄挎包横在胸前，小脸儿上汗跑水流，两脚腾空，镶嵌在激动的漩涡中难以自拔。

从“贫宣队”进驻学校就传得沸沸扬扬，这回，真的要“上山下乡”了。大卡车放了一长串带烟儿的响屁，抖动身子哧哧嘶鸣，乱哄哄一车人整齐划一地摇晃起来。红旗，标语，送行的人群，张灯结彩的街道，还有抹眼泪的奶奶，齐刷刷向后退去，让人目不暇接。兴奋劲儿还没过去，眼晕头昏耳朵眼儿鼓泡泡，人也一阵阵糊涂，像吃太多了宝塔糖，感觉有点不对劲。王小满鼻子一酸，这时才想起家……离自己越来越远了！汽车也不知道跑没跑出20里，他已经手脚冰凉额头冒汗五脏六腑风起云涌，凄凄惨惨要死要活熬煎难耐，还得忍受耳畔哄然爆发的欢声笑语，沮丧得恨不能咬谁一口。或者，最好干脆跳车去球。

仿佛迎来了盼望已久的盛大节日，十五六岁的初中生，十七八岁的高中生，一改往日在校时男女生间泾渭分明的作派，以革命的名义在披红戴绿的解放牌大卡车上名正言顺地簇拥得即团结紧张又严肃活泼。嗓音怪怪的男生因为芝麻大点原由夸张地嘎嘎大笑，兴奋得跟鸭子似的。他们发现也不知从何时开始，叽叽喳喳的女生已出落得身材姣好，肌肤靓丽，气味芬芳，向日葵般的俏脸上除了亲切就是可爱。有意无意的若即若离，因地制宜的寻寻觅觅，乘着卡车东倒西歪，不失时机地向那鲜花盛开的地方“不慎”，几十年后对此举动有种宽大为怀的形容叫“吃豆腐”。豆腐真好吃，你吃我我吃你请便，那感觉，开天辟地第一次，让人莫名其妙地心跳，不安，窃喜。

头顶上一杆大旗呼啦啦抖擞精神，“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几个大字伸胳膊踢腿变化万千，仿佛表演一首动作夸张的“枪杆诗”。昨日叱咤风云的革命小将，还没来得及洗去征尘，今天又挥师神州，成为了光荣的“知识青年”。战旗猎猎，山河壮丽，豪情“蹭蹭”地打嗓子眼往外冒，随风飘：“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

地方去……”这是一次足可以令这些后来被称作“老三届”的大孩子铭记一辈子的绝妙旅行。

这对 14 岁的王小满而言，却无异于一场空前绝后的灾难。汽车在坑坑洼洼的土公路上颠簸，他抱着心爱的二胡缩成一团，随着车子跳呀跳，好难受。天，仿佛正向头顶倒扣下来，意识里包括自己一切都在旋转。群山起舞，流云似虹，闭着眼睛也能看到金星乱蹿。冷汗涔涔中发现，晕车的并非自己一人，不止一个同学面色蜡黄，咬牙皱眉，憋尿似的。同班的张志武和一个戎装女生亲密无间地拥在车角落里，这多少让人有点同病相怜的宽慰。张志武破帽遮颜，俩眼半闭，手胳膊圈在女生束着牛皮带的腰肢上，那手微微一动，草绿色军装便抖得像只暖水袋——原来他们没晕！这流氓，在学校就是著名的狐臊包，平均每天惹是生非一个半。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脏六腑风雷激。喉咙里响起一阵古怪的咕噜声，憋不住了，王小满一声咆哮，扒开人墙冲向车边，伸长脖子“呜哩哇啦”，黏性物质迎风拉丝，抛洒在飞一般后退的路面上。此举立马受到热烈响应，只听姚丽丽诗朗诵般“啊”了一声，白花花的面条似银蛇出洞，从女高音嗓子眼里喷涌四散。几位意志薄弱者神经官能反射性失控，争先恐后张大了嘴——黄河之水天上来，天翻地覆慨而慷！早上在县招待所吃进胃里还没来得及消化的豆腐萝卜丁臊子面、红烧肉、黄豆芽等花色品种全挂在车墙板上迎风招展，如同一幅色彩跳跃的宣传画。前年“大串联”开始时王小满刚 12 岁，兵团“一号头头”嫌他还在尿床，下汉口不肯带他，没赶上体验一把。而坐汽车竟是如此这般地折磨人，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1968 年的冬天来得似乎比往年要早。农历九月初二，一个东风吹雪花飞的霜降节，鄂西县文化革命中第一批吃商品粮的中学生，一车车，一队队，伴着雾霭中的羊群，和着田野里的牛铃铛，向崇山峻岭深处的各区、公社、生产队开拔。生产队长陈绪旺合不拢的嘴上含根湿了半截的大公鸡纸烟，沟壑纵横的脸像一朵绽开的南瓜花，欢天喜地从公社接回分配来插队落户的四个知识青年。几个庄稼汉背着、扛着、脖子上挂着花花绿绿的背包、旅行袋、装有脸盆的网兜，和一只红漆小木箱等行装，这并不影响他们敲锣打鼓吹喇叭，炒苞谷花似的鞭炮声响了一路。陈绪旺不时取下嘴里的烟头，点燃震天雷引线抛向空中，吓人一跳的声响在山涧久久回荡，热闹得跟娶媳妇似的。“震天雷”是一种土制炮仗，手脖子粗细，声如 60 小炮。

这个叫火石坡的生产队坐落在高山上，海拔 1000 多米，下山七八里路，地上随便捡块石头都能敲出火星。火石坡上没有识字的人，会计还是每月花 20 斤苞谷从外队请人兼任的，队里连记工员都没有。今天一下子来了四个文化人，怎不叫陈绪旺像捡了两毛钱般地喜出望外。社员们一年到头两头不见天，天没亮下地刨土，天一黑上床耕耘，忙碌得连灯盏里的桐油都省了，生出的娃娃比地里红薯还高产，哪家

不是三个、五个，就是六、七个——也莫叫十个、八个听到了。难得遇点新鲜事，听说来了“知识青年”，大人孩子跑来十好几，站在远远的山坡上看稀奇，高喉咙大嗓门地发表着观感：

“我——日他兑呀！城里伢好鸡巴洋气，穿制服，插水笔，还留球个小分头……啧啧！”“水笔”即钢笔。这小伙子把逻辑重音放在“我”字上，并拉了好几尺长，音色嘹亮如冲锋号，估计山那边都能听得见。

“儿是的，那长口袋装的啥家伙？”

“胡琴，瞎子算命那个。”

“我娘呀，他们还会算命？”

“那当然咯，要不咋叫知识青年嘍！”

“晓得吧？关防堡还来了女知青，妈妈儿上带个洋布罩罩，浑身上下香喷喷的！”

“你看见了？你闻了的？”

“他倒是想闻喽，只怕人家不干！”

姑娘媳妇柴火妞躲在人背后，偷偷打量县城里来的学生，眼睛带着锥子挨个锥，看哪个都过瘾，兴奋地你推我一下，我掐你一把，吃吃地窃笑：

“看那个最小的伢，白白亮亮，像个女娃子。”

“女娃子？那，今儿黑了叫他跟你困。”

也不知是谁摸了谁的痒痒肉，咯咯的笑声满地滚，骂起人来跟唱山歌似的：“哎呀，巧娃子你个发瘟死的呀！赶明儿你出嫁肯定要下乳。”

据说出嫁时下雨佐证新媳妇不贤慧。“日他兑”、“儿是的”相当于“哟呵”、“哎呀”等语气助词，惊奇时常脱口而出。鄂西北人把睡觉说成“困”或者“困醒”，将乳房称作“妈妈儿”，“下雨”说“下乳”，说话带儿话音，胎带的一番原生态韵味。

堂屋西墙上烟熏火燎一幅流云飞瀑图，图下一个三尺见方的土坑，边沿围有青石板条，当地人称这种设施为“火炉”。火炉里架着硕大的松树疙瘩，状如蟠龙，通身喷火。勘比人高的烈焰呼呼作响，火星似礼花绽放，乱蹿一气后化作点点流萤纷然落下，屋里人头上身上都星星点点。“松树疙瘩”即松树根，山里人们闲暇时挖回各种“树疙瘩”，风干后是冷天取暖的上好燃料。熊熊燃烧的火头上方挂了只铸铁吊罐，“咕噜噜”煮得热火朝天，白汽混合烟雾在额头以上翻滚，半个脑袋仿佛伸进了天宫。云雾缭绕，蔚为大观，土屋里弥漫着松香和果子狸肉的味道。几个知青围坐在火炉旁，边烤火边吃核桃、柿饼、红薯舅子。指头粗细的小红薯蒸熟晾干，叫“红薯舅子”。此“舅子”硬似鞋底，吃它可不是一般的磨练人。晕车吐得脸色发白的小王满连连打着喷嚏，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一切。

陈绪旺忙前忙后，也不知道他在忙什么，不停地搓着手：“火笑，要来客！嘿

嘿，先随便吃点，打个尖，屋里人在做饭。”这地方把媳妇称作“屋里人”，男人则是“外头人”。队长的一双手十分不一般，搓起来像扫地般地“嚓嚓”响。这几个十几岁的学生在他眼里，可比住队干部还要珍贵，稀罕得不知道如何恭维：“嘿嘿，山里穷，你们来，受罪哩！”

袁卫东全神贯注地咀嚼着红薯舅子，忙中偷闲说：“嗯，有点硬……还蛮好吃的，不受罪，也不算受罪。”

徐飞是知青办指定的组长，比起袁卫东可世故多了，走上前拉起队长手，浑身上下全是指导员对沙奶奶的热乎劲儿：“哎呀队长，您可不能把我们当客哟！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请队长以后多帮助，有不对的地方您一定要批评。希望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保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半文半白的官话令陈绪旺雾水一头。

“队长多帮助，多批评。”袁卫东吃东西也不忘接嘴。

陈绪旺每说话必先蹦出几个“嘿嘿嘿”，但显然肚子里辞令不富裕，便搓手：“好说、好说，帮助、帮助。农村嘛，嘿嘿嘿！”

张志武就像是孙猴子进了蟠桃园，不停地东摸摸西看看上蹿下跳，放下草鞋腰弓又去摘墙上的斗笠：“农村好！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咦，这他妈啥玩意？”斗笠下藏了根烧火棍似的物件，张志武一见大喜：“哈哈，一支枪！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张志武来了兴头，头戴斗笠，挥舞土枪，学着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架势，“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哼哼唱唱扭扭捏捏不亦乐乎。鄂西北属老少边穷偏僻之地，荒山野岭中常有野兽出没，不少庄户人家都有土枪，看庄稼走夜路都用得着。陈绪旺忙说：“打野物的，里边装了药，你可要……嘿嘿，过细。”“过细”即小心的意思。

徐飞制止道：“张志武，活泼过度就是轻浮！”

张志武眼一眯，嘴一瘪：“哟哟哟，玩一下就轻浮了？怂！”

张志武嘟嘟囔囔地坐下，把土枪横在腿上摆弄。王小满、张志武、袁卫东来自县一中，徐飞是二中师范班的，张志武有点不买帐。天上飘着雪花，徐飞身披军大衣，双手卡腰站在大门口，像203首长运筹帷幄要攻打威虎山。王小满被汽车折磨了几百里，苦胆都吐出来了，此刻倚在柳木椅背上昏昏沉沉打盹。袁卫东还在大吃大嚼，咬牙切齿地对付那些坚硬的红薯舅子。

真忙碌的是“屋里人”。队长媳妇在东屋烧火抹锅，蒸炒煎炸，灶前一把灶后一把，忙着做一顿比过小年还要丰盛的晚餐。不满两岁的儿子在裆裆钻来钻去，脚跟脚打搅，她伸手拈个红薯元子，用嘴吹吹，递给儿子：乖，堂屋去，喊叔叔吃饭，

哦？蹒跚学步的儿子手捧香喷喷的吃食，高高兴兴向厨房门口跑去，一边抬脚迈门坎，一边含混不清地叫：叔叔，吃，吃……

堂屋火炉边，张志武津津有味地玩弄土枪，一扳一扣，啪；一扳一扣，啪；一扳一扣：轰！

火舌吞吐处，孩童倒飞回厨房。

第二章 鬼打架

大串联前夕，县中有个笑死人的经典案例。放学后张志武来到同学家，“徐庶进曹营”地给了柯昌华一个太君式大嘴巴，昌华妈冷不丁吓得唱起来：“嗨嘿呀……这孩子你、你凭什么打人！”

张志武根本没把同学妈放眼里，指着柯昌华鼻子：“他，欠我钱！”

“欠……多少？”

“1分！”

气急败坏的昌华妈左右开弓，把胆大妄为的张志武和鼻血长流的柯昌华拽上街，一路吵嚷到学校，到校长室。张志武败诉，判付医药费0.42元，并在课间操时由教导主任宣读对该生记过一次的处分决定。转眼“文化大革命”开始，加入了“鹰击长空”战斗兵团的张志武充当急先锋。

人命关天。这一回，张志武惹下的狐臊比天还大。

第二天一黑早，哭肿了眼睛的陈绪旺派两个基干民兵，把四个“文化人”和他们的行装，原封不动退回公社，带了句话，这是爷，我们要不起。公社革委会主任刘更田绿着脸，背着手，一言不发围着张志武转了一圈又一圈，那架势，就像审视一头能直立行走的不知名怪兽。张志武面如灰土神色恍惚周身摇晃眼看就要虚脱，刘更田陡然打个炸雷：站直了！张志武还没蹲下又慌忙挺身，可怜骨头都酥了，哪还站得直？耷拉着脑袋三道弯，勉强支撑着他那几十斤。刘更田牙巴骨响了又响：“你说，你是勾魂的阎罗还是催命无常？你说这事咋办，你想让我们咋样办？你说、你说！”这时的张志武还说个屁呀，平时那点机灵劲儿早跑到了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两片薄嘴唇快速蠕动却发不出声，连哭都不会了。主任手指直捣他的青眼窝，“娘卖×的东西，要不看你是知青，老子叫陈绪旺也一枪崩了你！”

徐飞等几人早已吓成了木鸡，呆在一旁大气不敢出，生怕主任将他们中的谁一口吞了。刘更田手捧黄铜水烟袋横蹲在石门槛上，“呼噜噜”吞云吐雾，只见他绿脸变黄，黄脸变红，由红转紫——变幻莫测了好多个来回，最后把水烟袋往地上一顿：

到饭店去，给两个民兵一人买个半斤重的白面馍，把张志武一绳子捆到区革委会，交由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处理。其它人，换个生产队。

知识青年打死人的消息不胫而走，比长了腿的这几个跑得还快。刘更田带着徐飞、袁卫东、王小满跑了好几个生产队，就像是见了瘟神，所到处都唯恐避之不及，不是遭婉言谢绝，便是避而不见。从东方红到太阳落，三个知青一个也没送出去，无奈之下，刘更田带他们来到仙河坪。这里是主任的红色革命摇篮，从小光屁股在河边摸鱼，他娘是队长吴仁学自家屋里二姨。看老表的面子，吴仁学留下了三个没人要的知青。

鄂西县境内有数条天赐的美丽河流，其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便是闻名遐迩的天河。从古至今，天河承载着牛郎织女的传说，纵贯南北，流经县城，汇入汉江。天河在东，仙河在西。如果说天河是位美艳仙女，那仙河就是个乖巧伶俐的村姑，因河得名的仙河坪便是村姑发辫上的蝴蝶结。雍容丰美的大山，山后一道秀峰，山前几十亩平地，坪前一条清澈的溪流。粼粼波光盪石漱玉，情歌般缠缠绵绵一路向南，为依山傍水的村庄平添了几分灵动和妖娆。除了风光秀美，仙河坪还是这个公社分值最高的生产队，徐飞他们能插队到这里，怎么说也算因祸得福。

不知道为什么，生产队保管室单独盖在坪后山脚下，四间大瓦房孤庙般矗立村庄之外，门前一个大道场，场边有座烧瓦的土窑。也许是敬而远之的考虑，吴仁学安排三个知青住在保管室里。没有迎接的锣鼓，没有嘘寒问暖的客套，也没有红薯舅子。比起昨天的“热气腾腾”，这会儿是名副其实的“冷气空心”，等安顿下来，天已经完全黑了。王小满又冷又饿瑟瑟发抖，看着满屋的种子、农具和成堆的瓦发愁。墙上挂满蜘蛛网，地上瘪谷、麦余子加糟糠几寸厚，显然不是住人的地方，连床都没有，不晓得今晚咋睡觉。

队长走后徐飞出去侦察了一番，从瓦窑边拖来一捆柴：“他妈的张志武，败坏知青声誉罪不可恕。害得老子们成了残渣余孽，没人要了都。”

袁卫东一边生火一边唠叨：“妈的，七沟八梁九面坡，脚巴掌都走起了泡，饭也没人管一口。老子饿得球长脖子细，连放屁的劲儿都没了——哎，小心啦，饿急了我没准儿会生吃活人！”见没人理他，长叹一声，自怨自艾唱将起来：“想起往日苦，两眼泪汪汪，家破那个人亡哪好凄凉，哎咳哟哎咳，穷人哪好心伤哪哎咳哟……”扯着嗓子哭天抢地，声情并茂催人泪下。王小满、袁卫东在学校时都是兵团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成员，吹拉弹唱无一不通。可这时谁也笑不出来。

徐飞在设法搭地铺：“你少他妈散布悲观论调，活人能叫尿憋死！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苦不苦……”

“想想红军两万五！”袁卫东连忙接嘴。

“累不累……”

“想想革命老前辈。”

“那，革命后代今儿晚上吃啥？”王小满还没从走火事件中回过神来，像只被人遗弃的小狗，样子有点儿可怜巴巴。

“天无绝人之路。”徐飞显得胸有成竹，“知道这儿是啥地方？哈哈，保管室！你们看，这里有红薯、洋芋、胡萝卜，那屋里还有绿豆、黄豆、苞谷籽，坛子里有烧酒，桶里是香油，连老鼠都饿不着，何况革命小将乎！”徐飞是中专生，说话自觉不自觉拽文，优越感溢于言表。“洋芋”学名“马铃薯”，统称“土豆”。那时的“洋芋”与如今的“土豆”大不同：个小，皮紫色，口感绝佳，真正的绿色食品。

袁卫东看看门外，压底嗓门道：“那些，可能是队里的种子，要是队长知道了……”

“狗屁！”徐飞一摔军大衣，“你他妈不是连人都能生吃吗，还管那多。这叫革命小将的脾气。”

王小满还是不明白：“都是些生东西，也没锅灶，咋吃？”

“烧着吃！”袁卫东马上兴高采烈，“烧红薯，烧洋芋，烧黄豆……沾他妈香油吃！哈哈哈哈哈……可惜没盐。”

“不怕，奶奶给我带了瓶豆瓣酱，可以当盐。”王小满也高兴起来，话没说完眼圈红了，他想家。这还是第一次出远门，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失重感让人飘得心慌。跟公社主任跑了一整天，肚子咕咕叫了几十里，新回力鞋牙都磨平了。

袁卫东把脑袋从门缝伸出去，做贼似的左右瞅瞅，缩回头，手忙脚乱插上大门。三人紧急行动起来，老实不客气地搬来一堆红薯、萝卜、洋芋丢进火中。徐飞从挂包上解下刷牙缸，走到墙角，伸进一个圆鼓咙咚的坛子，“咕咚”，舀了满满一搪瓷缸烧酒，小心翼翼咪一口，长脖子一伸一缩，惊喜大叫：“嗯呀……不错不错，真乃好酒！来来来，三爷我犒劳犒劳弟兄们！”

袁卫东连连摆手，说他没喝过酒，王小满也不喝。红薯“啾啾”地冒出白汽，黄豆在红火灰里爆跳，原来，饿急了嗓子眼里竟可以伸出爪子，不等烧熟便迫不及待抓起来往嘴里填。啃着半生不熟的红薯、洋芋，嚼着糊不拉叽的黄豆、苞谷，哎哟那叫个痛快，昨早上在县招待所吃红烧肉也没觉得有这过瘾。袁卫东被夹生洋芋噎得直翻白眼，王小满差点把手指头咬着吃了。徐飞开红薯就酒之先河，啃一口红薯，抿一口烧酒，摇摇脑袋乐在其中，享受得像往年的地主。经过一番饥不择食的战斗，双手满脸就像是烟熏火燎的陈年腊肉，越发显得牙齿白森森，眼睛贼亮亮。三人你看看我，我瞧瞧你，忍俊不禁相视窃笑：如此狼狈，下作，不堪，真真羞煞革命小将也！

如果说吃是天大的事，睡，就是地大的事。昨晚在火石坡根本没睡，今天马不停蹄跑了几架山，吃着吃着瞌睡虫开始作祟，三人眼皮不约而同打起架来。地铺是

徐飞从山墙外扯来的几把麦草，边上拦了两根粗木棒。三人打开背包铺在一起。袁卫东把自己脱得赤条条的，说了声“像他妈个狗窝”，钻进去鼾声大作。两天来的疲惫将他们飞快地驱赶入了梦乡。

山乡的夜，宁静中蕴藏着未知的躁动和不安，风吹枯叶，后山桦栗树林怪异作响。远处不时传来几声狗吠，幽灵般在空旷的山野飘荡，听来突兀，冷落，揪心。看来这保管室平素是老鼠的领地，它们根本无视这几个不速之客的存在，公然在酣睡者眼皮子底下上蹿下跳，肆意无状。因为吃食无忧，它们只只身强体健，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一只小老鼠一边磨牙一边吱吱大叫：“这几个，懒家伙，哪儿来的？怎么，睡的像猪！”老鼠说话不会断句，拉屎一样一截截往外冒，在人类听来就成了“吱吱，吱吱吱……”

“可能，也是来，”一只胖老鼠猜测，“偷吃的？”

“那，他们，为什么不吃，却睡觉？”

胖家伙不屑地：“你不懂！人，都是晚上睡，不像我们鼠，白天睡觉。”

小老鼠站起来，抓耳挠腮：“那不行！咱哥们儿地盘，岂容，他人鼾睡？大王，我们把它，撵出去！”

一只鹤发童颜的硕鼠捋了捋银色长髯：“呵呵，说的好！来呀，孩子们，都来呀，给他们来场，轰轰烈烈地吧！”

只见长的、短的、胖的、瘦的、老的、小的、公的、母的、丑的、俊的……无数“吱吱”叫的鼠辈蜂拥而至，肆无忌惮地追逐、打闹，旁若无人地求偶、交配，将地铺变成了狂欢的广场。

王小满睡得很不踏实。恍惚中，只见张志武作渡边小队长打扮，灯笼裤长筒靴，头戴战斗帽，风吹屁股帘，留铜钱胡子端三八大盖，口称“八格牙路”，狞笑着向那孩子开了一枪。孩子倒地后又爬了起来，踉踉跄跄像个醉鬼，怒视王小满：“你，为什么打我！”关键时刻居然口吃，自己结结巴巴解释不清：“不是我……是他、他……开的枪！”孩子伸出手，笑嘻嘻地：“王营长，好汉做事好汉当嘛，为什么诬赖你的上司呀？”自己有口难辩，急忙后退，避让不及跌倒在地。孩子居高临下压来，山一般的沉重，慌乱中忙用手推，推不开。想大声喊，喉咙里卡了块没烧透的夹生红薯，又烫又硬，怎么使劲也叫不出声来。

王小满挣扎出一身冷汗，陡然醒来，发现被子上有东西在动！犹如雷霆乍惊，“啊”地一声从地铺上弹起，站在徐飞肚子上狂挥王八拳。

徐飞、袁卫东睡得正香，忽然被一阵奇特的扑腾声惊醒。二人慌忙爬起，惊恐喝问：谁、谁！徐飞手忙脚乱四下摸索，火柴还没摸到手，头上挨一记老拳，几乎同时，袁卫东肚子被拍了响亮的一掌。“咚”、“啪”声中几人大吓，横抡胳膊竖踢腿全力自卫，“哇呀呀”狂呼乱叫开了打。凳子倒了，衣服飞了，喝酒的搪瓷缸不知道

被谁踢了一脚，“叮铃咣铛”连唱带跳滚出老远。混战中袁卫东的屁股被徐飞结结实实踹了一脚，王小满的肩膀被袁卫东抓了凌厉的一把，三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保管室里好一场混战。

徐飞暗吸口气，悄悄镇静了一下，弯下腰，在军大衣口袋里摸到了火柴，破吼一嗓子：“袁卫东、王小满，抄家伙！”划着火柴顺手点燃一把麦草。火光下，只见光屁股袁卫东高举木棒，造型生动如天工开物。王小满像一只不会游泳的王八，紧闭着双眼，轮开两只细胳膊兀自不停地划圈。其余并无他人。徐飞连叫几声“住手”，王小满方才睁开眼，摸摸肩膀，上面几道血痕，茫然四顾，地铺战后狼藉，成了真正的狗窝，愣了片刻，“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袁卫东肚皮上的五指山清晰可辨，屁股尖跳着痛。徐飞摸摸头上核桃大的包：“真他妈的莫名其妙！”

徐飞蹑手蹑脚走了几步，竖起耳朵聆听片刻，忽然“嘘”一声，做个手势，王小满慌忙抓起两把草木灰攥在手中。他们手握木棒，举火照亮，鬼子进庄似的把三间保管室里里外外、楼上楼下、犄角旮旯搜了个遍，鬼都没见一个。三人面面相觑，不明白对手何方神圣。袁卫东一想，陡然变貌失色：“我们莫不是……跟鬼打了一架?!”

一语未了，一阵奇特的，从来没听见过的，不知道是什么怪物发出的声音，拖着长腔，由远而近，真真切切，从头顶直到房后。王小满头皮骤然一紧，打个剧烈的寒战，一头钻进被窝，吓得气不敢出屁不敢放。怪异之声忽高忽低，时疾时徐，抑扬顿挫不绝于耳，就像是撕心裂肺的嚎啕，悲伤欲绝的哭泣，神经质的歇斯底里。却分辨不清是人是鬼、是男是女、是老还是少。在万籁俱寂的山乡之夜，如鬼似魅，惊心动魄，不知道闹什么古怪。三人毛骨悚然，手巴掌出汗脚巴掌发凉，一夜再也没敢放心合眼。

天大亮了，他们硬着头皮，壮起胆子，沿保管室房前屋后察看。原来，当头一间是牛圈，粗木棒做成的栅栏门，里面堆满枯苞谷秆，地上有干牛屎，没牛。门前一株嶙峋老树，枝杈上挂满通红的柿子，零星的残叶在寒风中瑟瑟抖动。房后檐有道一人多高的土坎，坎下一个巨大的露天茅坑，旁边有个土洞，敞开黑糊糊的洞口，不知何用。爬上土坎，鼻子前冒出一群长满青苔的坟包，或明或暗缩在扁柏、刺架、枯草丛下，鬼脑壳似的。后山黑森森的桦栗树桠缝隙中，白脖子老鸱飞来飞去，有一声没一声地“啊、啊”，苍老悲凉，仿佛无奈地诉说些什么。